

双塔



批评要有抵达人心的力量

马明高

一切都已经走进了新时代。新时代需要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作家和学者，更需要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有责任感、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涵涌而复杂的新世界、新变化、新业态、新媒体、新群体，向我们提出了新的挑战，也向我们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目前缺乏深入、切实、有影响力、公信力和说服力的评论。这值得我们进行触及灵魂式的深刻反省，更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从而革故鼎新，用新的精神追求和写作的伦理责任，去追求文学批评的独立性、精神性、价值性、想象力和文体意识，写出与新时代要求相匹配的、能够抵达人心的、有说服力和建设性的文学批评。

文学批评的关键词是“批评”，意思是作判断，就是对作品、作家、思潮和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有了价值判断，才能对其进行艺术分析和文本阐释。没有价值判断的文学批评，不能称得上是合格的文学批评。因为没有价值判断，就会理念混乱、理论空泛、套话连篇，或“江湖化”，或“赞颂化”，缺乏精神共享的动力，自然无趣、无智、无用，自然就不会抵达人心，不会有说服力和建设性。当下的文学批评为什么没有影响力？其主要原因就是缺乏公信力。而缺乏公信力的最大问题，就是价值判断。现在文艺界出现了一些乱象，文艺批评的价值判断更不能缺位，不能随波逐流、人云亦云，失去批评家的独立性。我们在相当长的时期里缺乏价值判断，其深刻原因在于：一是批评家本

身就没有价值判断的能力；二是批评家陷入人情、金钱的漩涡而无法自拔，导致不会或者不能进行价值判断，不愿或者不敢进行价值判断。

我们必须对文学批评充满敬畏意识。它是公正无私的、非功利的，要想在这上面获取利益、求得功名，或是投机钻营、沽名钓誉，是不可能的。因此，若没有强大的理想信念、对文学无限的热爱和激情，要想在这方面作出一些成就和贡献也是不可能的。

文学批评是一种精神共享，是一种心灵对话，是一种敏锐的艺术感觉与复杂知识的融合。它不是知识、理论和技术的展示、套装和显摆，而是与人的精神和灵魂打交道的神圣志业。因此，必须用人民的、历史的、艺术的、美学的知识与经验，去贴近文本、事实、现象和思潮，既要“入其内”，又要“出其外”，最大化地抵达人心，抵达人的灵魂。只有抵达了人心，批评才会有感染力和说服力。

“人民性”不是一个政治概念和历史概念，而是组成“人民”的每一个个体生命的喜怒哀乐。文学批评的人民立场，就是要求批评者在进行文学批评时，必须把人民的利益、人民的愿望、人民的情感、人民的要求，也就是“世道人心”作为批评的前提和归宿。文学批评还必须充分尊重事实，按照刘勰《文心雕龙》中所说的“平理若衡”“照辞如镜”，尽最大努力依托文本事实说话，而不要离开文本事实进行“过度阐释”和“强制阐释”。只有达到以上标准的文

学批评，才能激发起读者的共鸣，具有感染力、说服力和公信力，达到共情共振。

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具有建设性的工作，尤其是面对时代进程、时代召唤，文学批评必须肩负起“建设性”的重大使命与责任，走出书斋，奔向生活，扎根人民，既要“文以载道”，又要“文以资政”，既要“文以明德”，又要“文以化人”，去感化人、摆渡人、引领人，去启蒙导航、化世导俗。文学批评从来就不应该是封闭的、终结的、僵化的，而应该是开放的、动态的、未完成的，用一种对万物和人宽容、体谅和理解的真心实意，在不失价值判断和独立精神的前提下，以一种商榷探讨的方式，通过交流和对话，让双方的共同努力结出新的成果。建设性的理念，要求文学批评必须从文学发展的无限可能性出发，怀抱建设性的态度，对作家的文本作品中所有的努力与探索予以充分的重视与阐释，对其不成功、不理想和不完美的地方，也应给予分析和指出。这样的文学批评，才是有价值的、才具有迷人的气质和艺术的魅力。

激扬评论 繁荣创作

首届西戎文学奖揭晓

11月3日晚，在临汾蒲县举办的“山西文学周·临汾蒲县”启动活动上，首届西戎文学奖揭晓并颁奖。

西戎，本名席诚正，1922年出生在蒲县乐镇西坡村，他感应时代和革命的召唤，在生活洪流中、在革命斗争中、在生产建设中，真诚地关注、热烈地拥抱、真实地反映、深层次地思考、积极地表现现实，书写时代家国的沧桑巨变。他是我国重要文学流派“山药蛋派”代表作家之一，代表作有《吕梁英雄传》《宋老大进城》《寄语文学青年》《灯芯绒》《赖大嫂》等。西戎文学奖是在山西省作家协会指导下，由临汾市委、市政府主办的文学奖项目，此次共评出23名获奖者，包括新时代文学成就奖1名、长篇小说奖3名、中篇小说奖3名、短篇小说奖3名、报告文学奖2名、散文奖4名、诗歌奖3名、网络文学奖2名、科幻文学奖2名。获奖名单如下：

新时代文学成就奖

蒋韵

长篇小说奖

《大清知县于德》孟黎明、黄用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年12月

《永和关》王哲士 作家出版社 2020年6月

《苍黄尧天》乔忠延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0年7月

中篇小说奖

《东庄里点灯西庄明》邓学义《山西文学》2012年第2期
《另一种真相》郝晓梅《梅奁》《黄河》2018年第3期
《终南一夜》代冰洁《都市》2020年第2期

短篇小说奖

《日出那么美》李瑞华《山西文学》2014年第2期
《南无》李淑琴《古琴》《山西文学》2021年第1期
《这个料峭的春天》荀莉《娘子关》2022年第3期

报告文学奖

《法显评传》姚阿林 三晋出版社 2018年9月
《邂逅大美梨》段慧琴 作家出版社 2022年3月

散文奖

《西贝山村》贾哲慧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4年10月
《抱一为天下式》侯勇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6年5月
《月猫》阎文水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12月
《月上书楼》刘云霞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22年12月

诗歌奖

《太池村》王晓鹏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3年9月
《拐角》杨张平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5年4月
《散十四行》裴彩芳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年1月

网络文学奖

《超可靠的洪荒小师叔》赵文辉《叨狼》创世中文网 2020年4月
《江湖不良医》陈静茵《诛仙》17K小说网 2021年8月

科幻文学奖

《固体海洋》郭磊《灰狐》万卷出版公司 2018年10月
《起风之城》张再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2021年7月

肖静娴

报告文学创作会在晋举行

10月30日，由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山西省作家协会、中共晋中市委宣传部分主办的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年会暨2024年报告文学创作会在晋中市举办。30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告文学作家共同探讨报告文学创作。

会议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十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取得的成绩与经验，深入研讨报告文学创作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提出创作建议，倡导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勇担新的文化使命，推动新时代报告文学创作高质量发展。

在中国报告文学的版图中，山西报告文学有着鲜明的品性和独特的高地，在国家发展、社会变革的各个时期，山西报告文学的作家和作品从未缺席。赵瑜的《革命百里洲》荣获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寻找巴金的黛莉》产生国际性影响；张锐锋的《鼎立南极》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哲夫的《爱的礼物》荣获第九届“徐迟报告文学奖”；鲁顺民的《将军和他的树》等入选多个好书榜；《掷地有声：脱贫攻坚山西故事》英文版入选中宣部优秀外宣品；《王家岭的述说》《赵家洼的消失与重生》《大渭河》《经络山河》《重回1937》《秦锦的香港往事》等一批作品获得良好的社会反响，呈现出山西报告文学的历史纵深与现实广度。

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主任何建明指出，报告文学拥有无限的矿藏，如何去挖掘，需要作家、理论家下功夫研究。没有热血和敏锐的眼光是无法开掘深埋在千米之下的宝藏的；没有细腻的情感表达、丰富的情感世界是无法让读者感动的。如果一部报告文学作品失去文学艺术魅力，那么作家是失职的。很多艺术如电影、电视剧，已经走在了前面，报告文学作家不能只满足于获奖和在小圈子里得到认可。应该把报告文学作品在读者中的影响力作为衡量和评价的重要标准，比如要看作品首发数量有多少，能不能改编成电影、电视剧，能不能走向海外，等等。

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主任、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委员李朝全认为，广大报告文学作家勇担使命、视野开阔，在抗震救灾、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科技兴国各个领域都有报告文学作家的身影，既有重大事件、重大工程的国家叙事，也关注、书写了很多平凡的劳动者，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作品。报告文学创作队伍稳固并正在发展壮大，90后青年作家崭露头角。如何保持创作者的主体性、独立性，主题作品如何写出特色，如何让报告文学作品脍炙人口、耳熟能详，值得深入思考。

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邢利民表示，当下山西报告文学正处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创作群体不断扩大，创作视野不断拓展，文体自觉意识和表达方式都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创作成果累累。山西省报告文学学会在此基础上于今年8月在朔州市右玉县成立，标志着山西报告文学开启了新的发展篇章。新时代新征程为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和广阔的创新空间，更为报告文学创作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美好的前景。希望山西作家进一步加强与省外报告文学大家的深入交流与合作，勇立时代潮头，展现时代担当，记录和书写好新时代的山西故事、中国故事。

山西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赵瑜认为，那些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佳作写出了人人心中所有、而人人语中所无的东西。报告文学作家的思想要独立，写出自己的声音，现在过于注重“报告”而轻视“文学”，尤其是缺“人物”，应引起重视。

肖静娴



留住时光 定格美好

——《雪只是让树枝弯曲》的内涵与启示

孟凡通

这几天，我一直为几位前卫诗人的新作写点评。这些诗紧贴今日生活，用正在进行时的口语，表达越来越碎片化的生活，充斥着当代人的孤独感和破碎感。点评告竣，退出文档，我感觉仿佛刚刚经历一场负重越野，重物解去了，身上便有一种轻松感。躺床上，随手拿起韩润梅诗集《雪只是让树枝弯曲》（长江文艺出版社2024年1月出版），翻页，品读，再翻页，与我几天来评的诗相比，它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景，忽然有一种时空转换的感觉。

从韩润梅的诗中，我几乎感受不到这个科技信息时代的速度感、喧嚣感、碎片感。你看到、听到、触摸的，是《红叶》《雪景》，是《斑鸠》《鸟巢》，是《古老的巷子》和《麻雀在地上啄食》，诗人不是《看云》《听雨》，就是在《割草》《摘棉花》，或在《麦秸垛》下流连，或在《竹篱笆》旁徜徉，或在《寂静的山谷》行走，要不就是摩挲《一个坛子》，端详《父亲的铁锹》……是一位诗人关于过往时光的记忆。韩润梅习惯于从自然、故人、旧物中捡拾记忆，并试图用它挽留流逝的时光。在执着的挽留中，她构筑起了自己的精神家园。

今日，大自然业已成为城市遥远的背景。人偶尔会到野外去，也不过是倦怠后的一次放松。他可以站在山顶，对空长啸，但也只是一次快意的宣泄，与一杯扎啤下肚后的感觉并没多大区别。如此“回到自然”，与农耕时代天、地、人、神浑然一体的自然生活，是不能同日而语的。韩润梅的诗孜孜以求的，正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感情维系。一场如期而至的夜雨满足了她的愿望：“雨下了一夜/大地上的一切在和雨交谈……我一晚上做梦/梦见奶妈用瓷接雨/所有的器皿都放到了屋檐下。”（《雨下了一夜》）在奶奶心目中，雨是上天的恩赐。她用瓷、用所有可用的器皿接受这恩赐。她用自己的谦逊，与上天、与大地、与万物，建立起了一种秩序。韩润梅从奶奶行为举止里获得难得的恬静，体味着天人之间的和谐。

另一首题为《斑鸠》的诗，写了三只“像迟暮老人”的斑鸠，它的家“建在法桐树上/树枝间是应有的虚空”。在书写间，斑鸠的身份悄悄发生改变，它们似乎不再是依枝筑巢的鸟类，而是打量人世的灵物：“它们从缝隙里/打量着不明显的脚印/汽车、落叶和尘世。”斑鸠成了诗人，或者说，诗人化身斑鸠。然而，诗人兴趣地退回自身，让它们依然以斑鸠的身份出镜：“它们的鸣叫/与矮树枝上的

麻雀呼应/习惯把尾音说得很重。”这些“尾音很重”的发声，又是怎样的诉说？诗人没写。这让我想到泰戈尔的话：“我常常思索，人与动物之间有没有言语，他们心中互相认识的界线在哪里。在太初乐园的单纯的小径，他们的心彼此访问过。他们的亲属关系早被忘却，他们不变的足迹的符号却并没有消失。”韩润梅并不把她的想法硬塞给它们，尽管她读懂了斑鸠。

从这本诗集中，我看到韩润梅似乎总在大自然中行，在溪边、在田间、在大地上，“仿佛行走，本身就充满意义/他在平原上，绕着一块麦田走/现在是在沿着一条小溪……”甚至在睡梦中，她都在大地上行走，“我看见自己/彻夜走着，思考着，和经过事物/一道别/沿途，落满叶子”（《一生》）。我想，这本集子中的一诗，就是她捡拾的“落叫”吧。

韩润梅记人状物，似乎都带着淡淡的挥之不去的忧伤和幽思。“一个坛子/空着/就那样一直空着//很久了//没有放过任何东西/总应该放点什么//整个晚上/在做饭的空档里/都在想这件事……”（《一个坛子》）坛子是农耕时代的做醋、酿酱、盛物的器皿，曾见证过自给自足的乡村生活。在这个批量复制的商业化社会，它被空置是必然的。韩润梅寻思于它，当然不是要让它重新派上用场，也并非要记述它从前的生活故事，而是一种过往的故园的情感记忆，也就是一个人的童年记忆和情感积淀。

韩润梅的诗中有一种“乌托邦”色彩。乌托邦是人类永恒的梦幻。它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人们追求自由、平等、和谐等人类恒久价值的愿望。但是，乌托邦在很大程度上又有虚幻的不切实际的一面，沉湎于乌托邦，会让人对存在不再作穷根究底的追问。话说回来，人总是身在红尘世界，却又向往美丽乌托邦；人向往美丽乌托邦，但他们依然会在红尘世界里赖着不走，甚至到劲儿追逐它。这也许就是人类无可逃避的宿命。既然如此，人能够做的，难道不是身在尘埃，心逃尘外？也许，这就是韩润梅诗集给我们的启示。

秋日宜赏菊，宜读陶诗，宜看天高云淡，宜品淡泊人生。

陶渊明《饮酒诗（其五）》写道：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结庐在人境”作为第一句，说得直白，说得简单，细思含义却颇深。写出了陶渊明隐居的初心。陶渊明没有把隐居当成追求功名利禄的手段和捷径，而是他人生的目的、当下生存的方式和生活的态度。

自古以来，但凡隐居者似乎都与世外高人画上了等号。一些动机不纯之人便以“隐居”为幌子，为自己营造出才华出众、品行高洁的名声和人设，然后引起旁人的注意与重视，进而出山做官，步入庙堂。历史上有不少文人走终南捷径，隐居山林成了谋求仕途、获取功名利禄的一种手段、一种心机。

陶渊明不同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人，他是“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回到了他向往的“人境”。

提到“隐居”二字，大家自然会想到住进深山老林之中，住到海外小岛之上，住到那些远离人群、远离城市、远离喧嚣的地方去。但是陶渊明选择隐居的地方是“人境”，有人居住的地方，有人间烟火的地方，有鸡犬之声相闻的地方，而不是人迹罕至、风景秀丽之所。隐居的陶渊明没有离开红尘人间，只是离开了黑暗复杂、勾心斗角的官场而已。

“无车马喧”，是两个层面的“无”。一是浅层次的，生活环境中“无车马喧”，门前屋后没有车马往来的喧嚣混乱，只有乡村的宁静与祥和。陶渊明远离了官场，远离了达官贵人，不再交通往来，自然就没有了车马喧。二是深层次的，心境上的“无车马喧”。陶渊明远离了勾心斗角和权谋算计，远离了权力金钱的喧嚣，回归内心的静谧与安详。

他回到“人境”，体会着人间的美好与单纯，耳边听到的是自然的声音，也许是犬吠，也许是鸡鸣，也许是风拂过麦浪的声音，更是人心淳朴清澈的声音。

“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这两句自问自答，值得反复品味。俗话说“大隐隐于朝，小隐隐于野”，高层次的隐居是身在庙堂闹市却心无挂碍，不被世俗琐事牵绊。低层次的隐居是身体远离人群，远离世俗，内心却无法真正平静。

远和近，该如何评判？心静自然凉，何须身处冰窖之中呢？心是远离红尘的，即使在最繁华、最喧嚣的地方，依然是自己，依然是横而不流。倘若心在红尘世俗之中，深陷权力欲望之中，即使身处深山老林、杳无人烟之处，依然是满心喧嚣，不得片刻宁静。

陶渊明选择在“人境”隐居，不怕被打扰、被影响，是因为他的内心已然回归本真，已远离庸俗污秽。心静之处，便是最好的隐居之所。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从赏菊到采菊，无一不是雅致的品位。人淡如菊，傲然风霜，不与百花争艳，是诗人的风骨，是诗人的象征，亦是诗人的生活态度。人淡如菊，是像菊花一样在萧瑟中盛开，在寒风秋霜中傲立，不怕孤独寂寥，不畏逆境曲折，努力绽放。淡的从来不是颜色，不是香气，而是面对季节变换、时光流转的从容与优雅。

陶渊明眼中的每一处风景都带着他的淡然与洒脱，带着他的诗意与韵味。东篱，质朴纯粹，挡不住诗人的视线和自由的心。南山，巍峨高远，是自然界中的高山，亦是诗人心中高山。山外青山，是更广阔的天地。悠然，是诗人当下的心情，是诗人对待生活的态度。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一日谢幕，是黄昏。夜晚到来之前的光与影，美不胜收。人一生的终了会看到什么风景呢？无悔，无畏，无悔。“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鸟儿们自由地飞翔了一天，现在都竞相飞回自己的巢穴，那是它们的栖身之所，更是它们温馨的家。“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我的家在哪里？我心安处呢？我的人生理想呢？是在这东篱边，还是在这南山下？”

“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眼前的美景，在人们柔软心底击出圈圈涟漪，引发联想，阐发出诸多人生哲理。但每个人想到的、领悟到的内容是不一样的，何为真何为假，何为有何为无，何为得何为失，都取决于自己。

陶渊明感悟到的真意真情，无法用语言精准地表达出来。是啊，我们何尝不是？心有所感所悟，想说却说不出的词、一句话。当然，如果是知己是知音，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便可互通彼此心意，何须分辨，何须辩论。“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不懂的人，无需解释，无需气恼，人不知而不愠。

夕阳霏霏，飞鸟于归。饮酒微醺，倚篱东望。菊花重露，三径轻霜。远山烟岫，吾心安处。

秋日宜读陶渊明

侯莉



采菊东篱下 刘旦宅作

经典漫谈

(33)